

斯 大 林

論黨在農民問題上的
三個基本口號



斯 大 林

論黨在農民問題上的 三個基本口號

答楊——斯基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1372

斯大林

論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

唯真譯校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廊布胡同十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字數：11,000 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30,001—50,000 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И В. СТАЛИН

О ТРЕХ ОСНОВНЫХ ЛОЗУНГАХ

ПАРТИИ ПО КРЕСТЬЯН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

本書是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一年出版的中文單行本論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一書排印的，其譯文係按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俄文原本譯出。

論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

——答楊一斯基

你的來信當然已按時收到了。回信稍遲，請你原諒吧。

(一) 列寧說：「任何一個革命底最主要問題，都是國家政權問題」(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四二頁[●])。政權究竟是集中在哪個階級或哪些階級手上；究竟哪個階級或哪些階級應被推翻，哪個階級或哪些階級應當取得政權，——這就是「任何一個革命底最主要問題」。

黨在革命某一階段整個時期內都保存其效力的基本戰略口號，若不完完全全依據於列寧底這個根本提綱，便不能稱為基本口號。

●這裏以及往下各處所引證的列寧原著，都是指列寧全集俄文第三版而言。——譯者註。

論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

基本口號要成為正確的口號，便一定要以對階級力量作馬克思主義分析為基礎，要規定階級鬥爭戰線上革命力量底正確佈置計劃，要促使把羣衆引上爭取革命勝利的戰線，引上新階級爭取政權的戰線，使黨易於用廣大民衆編成一支為完成此任務所必需的強大的政治軍隊。

在革命某一階段當中可能有失敗和退却、失利和個別策略錯誤，但這還不是說基本戰略口號不正確。例如，我國革命第一階段上的基本口號，即「聯合全體農民，反對沙皇和地主，中立資產階級，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而奮鬥」的口號，是完全正確的，雖然一九〇五年革命遭受了失敗。

由此可見，黨底基本口號問題是一回事，而革命在其某一發展階段上的成功或失利問題則是另一回事，決不能把兩者混為一談。

也能有這樣一種情形，即黨底基本口號在革命進程中雖已達到推翻了幾個舊階級或一個舊階級底政權，可是從這個口號中產生出來的一些重要革命要求却没有實現，或實現這些要求的事情竟延長到一整個時期，或需要一次新革命才可將其實現，但這還不是說基本口號不正確。例如，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和地主，可是沒有達到

實行沒收地主土地等等，但這還不是說我們在革命第一階段上的基本口號不正確。

或者再舉一個例子：十月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使政權過渡到了無產階級手上，可是它沒有一下子就做到（甲）一般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和（乙）局部是在鄉村裏使富農陷於孤立，而却把這事情延長到相當時期，——但這還不是說我們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基本口號，即「聯合貧農，反對城鄉資本主義，中立中農，爲無產階級政權而奮鬥」的口號，是不正確的。

由此可見，黨底基本口號問題是一回事，而從這口號中產生的某種要求底實現期限和實現形式問題則是另一回事，決不能把兩者混爲一談。

因此，在估計我黨戰略口號時，決不能以某一時期內革命運動底個別成功或失敗爲標準，尤其不能以從這些口號中產生的某種要求底實現期限或實現形式爲標準。在估計我黨戰略口號時，只能以用馬克思主義態度分析階級力量和正確佈置革命力量以求取得革命勝利，以求使政權集中於新階級掌握爲標準。

你的錯誤就在於你忽略了這個最重要的方法論問題，或是沒有懂得這個問題。

（二）你在來信中寫道：

「說我們只有在十月革命以前聯合全體農民而進，這算正確麼？當然是不正確的。『聯合全體農民』這一口號，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第一時期都是有效的，因為當時全體農民都利於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

於是，照你這段話說來，黨在革命第一階段上（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即當問題是要推翻沙皇地主政權而建立工農專政時的戰略口號，是與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即當問題是要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時的戰略口號，沒有區別的。

於是，你的是否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基本區別。而你之所以犯了這個錯誤，是因為你大概不願意了解一件簡單事情，即戰略口號底基本題目是革命一定階段上的政權問題，是究竟哪個階級應被推翻和哪個階級應取得政權的問題。顯然用不着證明：你在這裏是根本不對的。

你說：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第一時期，我們都會實行「聯合全體農民」這一口號，因為當時全體農民都利於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可是，誰告訴過你，說十月政變和十月革命只是限於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或是以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作為自

己的基本任務呢？你這個說法是從何處得來的呢？難道可以把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容納在資產階級革命範圍以內麼？難道爭取無產階級專政不是超出了資產階級革命範圍麼？

怎麼可以斷定說富農（他們也是農民哩）能贊助我們推翻資產階級和使政權轉歸無產階級掌握呢？

怎麼可以否認我們實行土地國有、廢除土地私有權、禁止土地買賣等等法令，實行這個雖然不能算是社會主義法令的事業，是在與富農鬥爭中而不是在與富農聯合中進行的呢？

怎麼可以斷定說富農（也是農民）能贊助蘇維埃政權剝奪工廠、鐵路、銀行等等法令或無產階級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呢？

怎麼可以斷定說十月革命底基本內容不是實行諸如此類的辦法，不是推翻資產階級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呢？

誠然，十月革命底主要任務之一是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沒有十月革命，便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徹底完成；同樣，十月革命若沒有把資產階級革命徹底完成，那它本身

也就不能鞏固起來，而十月革命既實行徹底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它也就當然遇到了全體農民底同情。所有這些都是無可爭論的。可是，難道根據這點就可斷定說，把資產階級革命徹底完成不是十月革命進程中的附帶現象而是十月革命底本質或基本目的麼？十月革命底主要目的，即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剝奪資本家等等，究竟被你拋棄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如果戰略口號底主要題旨是任何一個革命底基本問題，即政權由一個階級轉歸另一階級的問題，那末由無產階級政權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問題，決不能與推翻資產階級和爭得這個無產階級政權的問題混為一談，即決不能與這成了革命第二階段戰略口號主要題旨的問題混為一談，這難道還不很明顯麼？

無產階級專政底最大成績之一，就是它徹底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並把中世紀一切污垢都盡行剷除了。這對於鄉村是有最重要意義的，並且真正是有決定意義的。除非如此，便不能實行把農民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兩者匯合起來，如馬克思還在十九世紀下半期（C）就已經說過的那樣。除非如此，無產階級革命本身便不能鞏固。

同時這裏須要注意如下一個重要情況。把資產階級革命徹底完成，這並不是一舉而

成的事情。其實，這件事情會延長到一整個時期，不僅是如你在來信內所說的那樣包括一九一八年一段時間，而且還包括一九一九年一段時間（伏爾加河流域和烏拉爾）以及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烏克蘭）。我在這裏是指高爾察克和鄧尼金進攻而言，當時在全體農民面前都擺着有地主政權復辟的危險，當時農民——正是全體農民——不得不團結在蘇維埃政權周圍，以保證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並爲自己保全這一革命底果實。實際生活過程底這一種複雜性和多樣性，無產階級專政底這種直接社會主義任務與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彼此「奇巧的」錯綜結合，是應時刻注意到的，以便正確了解你從列寧著作中引來的言論以及黨口號具體實現的情形。

可以說這種錯綜結合情形是證明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口號不正確麼，是證明這個口號與黨在革命第一階段上的口號沒有區別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相反的，這種錯綜結合情形，恰巧證明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口號，即聯合貧農，反對城鄉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爲無產階級政權而鬥爭等等的口號，是正確的。爲什麼呢？因爲要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就須首先在十月革命時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並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因爲只有這樣一個政權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徹底完成。但爲要在十月革命時建立無產階級政權，

就須在十月革命以前準備和組織一個能够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相當的政治軍隊；並且不必證明，這樣一個政治軍隊，我們只有在無產階級與貧農聯合，反對資產階級，爲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的口號下，才能把它準備和組織起來。

很明顯的，沒有這樣一個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實行的戰略口號，我們便不會有這樣一個政治軍隊，因而也就不會在十月革命時獲得勝利，也就不會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於是也就不會有可能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

正因爲如此，所以決不能把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事情，與革命第二階段上以保證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爲任務的戰略口號對立起來。

只有用一個方法，才可避免所有這一切「矛盾」，就是要承認革命第一階段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戰略口號與革命第二階段上（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口號有根本區別，我們在革命第一階段時期是聯合全體農民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奮鬥，而我們在革命第二階段時期則是聯合貧農反對資本政權和爲無產階級革命而奮鬥。

這點是我們必須承認的，因爲對革命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上階級力量的分析，使我們一定要承認這點。否則無法解釋爲什麼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前，我們是在工農革命民

主專政口號下進行工作，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我們却用無產階級與貧農底社會主義專政口號來替換它了。

你同意吧：在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間用一個口號代替另一個口號的事實，按照你的公式是無法解釋的。

列寧還在他著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小冊子裏，就指出了黨底兩個戰略口號間的這個根本區別。他把黨在準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的口號規定如下：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並麻痺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換言之：聯合全體農民，反對專制制度，中立資產階級，爲民主革命而奮鬥。至於黨在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時的口號，他却規定如下：

「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並麻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同上）。

換言之：聯合貧農及一般半無產階層，反對資產階級，中立城鄉小資產階級，爲社會主義革命而奮鬥。

這是在一九〇五年寫的。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把當時政治情況估計爲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與資產階級實際政權錯綜結合局面時說道：

「俄國現今時局底特點，就在於從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由於無產階級底覺悟性和組織性不够而使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使政權轉歸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掌握」（摘自列寧所著四月提綱，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八八頁）。

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底，當十月革命準備工作正以全力進行時，列寧在農民與工人這篇專門論文內寫道：

「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能够推翻君主制度，——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當時的（指一九〇五年而言。——斯大林註）基本定義。而這個定義是對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已再次證實了這一點。只有領導着貧農（即我們黨綱所說的半無產者）的無產階級能够用民主和平來結束戰爭，醫好戰爭創傷，開始實行那些已成爲絕對必要而刻不容緩的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現時的定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一二頁）。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決不應把這一點了解成如此：似乎我們這裏現在是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這當然是不對的。我們是在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下走到十月革命的，並且我們在十月革命時已在形式上實現了這個口號，因為我們當時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實行聯盟，並與他們瓜分過領導權，雖則事實上我們當時就已經是無產階級專政，因為我們布爾什維克在當時是佔大多數的。可是，自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盲動」以後，自我們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聯盟破裂以後，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在形式上也不存在了，因為此時領導權已完完全全轉入一個政黨手中，即轉入我們黨手中，而我們黨是決不會並且也不能和其他政黨瓜分國家領導權的。這在我們方面就叫做無產階級專政。

最後，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列寧回顧革命所已經過的道路時寫道：

「是的，當我們還協同全體農民前進時，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這是我們十分明白認識到了的，是我們從一九〇五年起已說過數千百次的，我們從來沒有試圖跳過歷史過程中的這個必經的階段，也沒有試圖用法令把它取消……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從四月起，即在十月革命很久以前，當我們奪取政權很久以前，我們就已公開說明，並向民衆解釋過：現在，革命決不能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停止在這個地方，因為國家已向前進展了，資本主義已向前進展了，破產現象已達到空前程度，要求（不管誰願意與否）採取向社會主義前進的步驟。否則便不能前進，便不能挽救備受戰爭摧殘的國家，便不能減輕被剝削勞動者底痛苦。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進程已證實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協同「全體」農民，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性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然後協同貧農，協同半無產階級，協同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就中也反對農村的富人、富農和投機者^①，所以革命就變成爲社會主義的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〇至三九一頁）。

由此可見，列寧屢次着重指出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時期內所實行的第一個戰略口號，是與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所實行的第二個戰略口號有極深刻區別的。前一時期的口號是協同全體農民反對專制制度；後一時期的口號是協同貧農反對資產階級。

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事情是延長到了十月革命以後一整個時期的，既然我們當時實行徹底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全體」農民當時不能不同情於我們，——這件

事實，如我在上面說過的那樣，絲毫也不能動搖如下一個基本原理，即我們是協同貧農，走向十月革命並在十月革命中獲得勝利的，我們是協同貧農，在富農（也是農民）反抗，中農動搖下，共同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乃是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當時的任務之一）。

看來是很明白了。

（三）其次，你在來信內寫道：

「我們是在聯合貧農和中立中農的口號下走到十月革命的。」這一斷語，是否正確呢？當然是不正確的。依上面所說過的理由以及從列寧著作中摘引過的幾段言論看來，就可明白這個口號只有在「農民內部階級分化已經成熟」（列寧語）時，即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才能產生出來」。

照你這段話說來，黨走上中立中農的道路，不是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也不是在十月革命時，而是在十月革命以後，特別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在貧委取消以後。這是完全不對的。

恰巧相反，中立中農的政策，不是在貧委取消以後，一九一八年以後開始的，而正